



册府元龜

卷之九百三十三  
至三十一



13  
849  
301



43  
849  
301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九百三十三

誣構第二

後魏斛斯椿莊帝時為平北將軍封隆之為儀同三司為椿等構之於帝逃歸鄉里北齊神武知其被誣召赴晉陽帝尋以本官徵之隆之固辭不赴  
北齊末遊道在魏為尚書左丞時魏安平王坐事亡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九百三十三

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  
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  
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色  
控辱已遂在拷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勗  
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僞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  
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按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  
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  
郎躁行諂言肆其姦詐空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  
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  
忌諱毀譽繇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

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迺相紀舉又左外兵郎  
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爲京畿送省令取  
係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  
何物官府將此爲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  
事請問遊道竝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  
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况遊道吐不臣之  
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蹠欺公賣法受納  
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積汗未露而姦詐如是  
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  
朝士皆忿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

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  
畜大本取其吠今以數夫殺之恐將來無復有吠狗  
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

崔季舒為黃門郎高隆之為太保初文襄委任兼右  
僕射崔暹及季舒等及文宣即位隆之啓文宣王竝  
欲害之不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季舒等仍  
前隙乃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  
非已能裁文宣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寃狀便宜申滌  
何得委過要名非大臣義天寶五年禁止尚書省隆  
之曾與元昶宴飲酒酣語昶曰與王交遊當生死不

相背人有密言之者文帝未登庸之日隆之意嘗侮  
帝帝將受魏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  
銜之因此遂大發怒令壯士築百餘奉放出渴將飲  
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  
中

杜弼家客

史不書  
姓名

弼為衛尉卿以本官行鄭州事未

發為家客告弼謀反叔下獄案治無實又乃見原因  
此絕朝見

祖珽後主時為侍中斛律光為左丞相班及穆提婆  
怨之周章韋孝寬忌光英勇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

於鄴曰百斤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  
推解樹不扶自監祖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  
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  
告其母令萱以饒舌斤已也盲老公謂珽也遂相與  
協謀以謠言啓帝曰解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  
豐樂成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  
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祖珽又見帝請問  
唯何洪珽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卽欲施行長鸞以爲  
無此理珽未對洪珽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  
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珽言是也猶豫未

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勅令放  
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  
甲奴僮千數每遣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蚤  
圖恐事不可測啓云軍逼帝京會帝前所疑意謂何  
洪珽云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至怯  
悞恐卽變發令洪珽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  
令珽因云爾召恐疑不肯入宜遣使賜其一駿馬語  
云明日將往東山遊觀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來奉  
謝因引入執之帝如其言頃之光至引入涼風堂劉  
桃枝自後拉而殺之時年五十八於是下詔稱光謀

及今已伏法其餘家口並不須問尋而發詔盡滅其族光長子武都為兗州刺史光死遣使於州斬之次須逢中護軍開府儀同三司先卒次世維開府儀同三司次嘗伽假儀同三司並賜死

隋陳茂高祖時為黃門侍郎與柳莊同官不能降意茂見帝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甚不平帝與茂有舊謂慤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帝處以大辟莊據法執之帝不從繇是忤旨茂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奏莊不親監臨帝怒之

何妥為國子博士房恭懿累為郡守有美政下詔褒美因授海州刺史未幾妥奏恭懿尉迥之黨蘇威宇文愷曲相舉薦帝大怒恭懿竟配放嶺南未幾徵還至洪州卒論者冤之

高穎為左僕射加上柱國齊國公坐事以公就第項之穎國令史不書名氏上穎陰事稱其子表仁謂穎曰司

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於是帝大怒因穎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奏穎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穎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而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

法垂世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穎與子言自此  
管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穎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  
茲斬王世積如更誅穎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爲  
民

宇文述煬帝時爲左衛大將軍許國公時有李渾字  
金才太師鄭國公穆第十子述乃渾之妻兄也初以  
國賦之半許述得奉穆嗣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  
述大恚之因醉迺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爲李金  
才所賣死且不忘渾亦知其言繇是結隙後帝討遼  
東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

爲天子勸盡誅海內凡姓李者述知之因誣構渾於  
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情趣  
大異嘗日數共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  
渾大臣也家世隆盛身握禁兵不宜如此願陛下察  
之帝曰公言是矣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郎將裴仁  
基表告渾反即日發宿衛千餘人付述掩渾等家遣  
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案問數日不得  
其反狀以實奏聞帝不納更遣述窮治之述入獄中  
召出敏妻宇文氏謂之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  
李敏金才名當祓讖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人當自

求全若相用語身當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惟尊長  
教之迷曰可言李家謀反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錄  
當爲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  
當共汝取之若復渡遼吾與汝必爲大將軍每軍二  
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婭並  
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爲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伺  
候間隙首尾相應吾與汝前後襲取御營子弟響起  
各殺軍將一日之間天下足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  
妻寫表封定上寫封云上密表述持入奏之曰已得  
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

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宗族三十二人  
自餘無少長皆徙嶺外

王弘爲黃門侍郎初辛公義爲揚州道黜陟使官寮  
犯法無所縱捨及煬帝卽位弘自揚州長史入爲黃  
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  
不絕

唐韋雲起爲麟州刺史裴寂爲尚書右僕射高祖有  
所巡幸必令居守雲起告裴寂謀反鞠之無端而釋  
之

皇甫希仁者蜀人也時皇甫無逸初仕隋畱守雒陽



及王充作難無逸棄老母歸國武德初巡撫益部蜀  
中賴之希仁見無逸專制方面微倖上變云臣父見  
在雒陽無逸爲母之故陰遣臣與王充相知高祖審  
其詐數之曰無逸偏於世充因棄母歸朕令之委任  
異於衆人其在益州極爲清正此蓋羣小不耐而欲  
誣之此乃離間我君臣惑亂我視聽於是斬希仁於  
順天門遣給事中李公昌馳往慰諭之俄而有告無  
逸陰與蕭銑交通者無逸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璡  
不叶於是上表自理又言璡罪狀高祖覽之曰無逸  
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是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

構扇也因令劉世隆溫彥博案其事卒無驗而止所  
告者坐斬竇璡亦以罪黜無逸旣以命高祖勞之曰  
公立身行已朕之所悉比多譖愬者但爲正直致邪  
佞所憎耳無逸頓首陳謝高祖又曰卿不負朕何勞  
多謝

楊表陝州人時劉師立爲左騎衛將軍奏使幽州道  
簡點軍國表上書告師立自云眼有赤光體有非嘗  
之相姓氏又膺符讖及師立還太宗謂之曰人言卿  
欲反師立大懼曰臣仕於隋不過六品身才駑下不  
敢輒希富貴過蒙陛下非嘗之遇以性命許國而陛

下功成事立臣致位將軍顧已循省實踰厓分臣是  
何人輒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人妄言耳宜  
勿為懷賜帛六十疋召入臥內而慰諭之

高甌生為利州刺史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甌  
生鹽澤道總管以後軍期靖薄責之甌生因有憾於  
靖與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議告靖謀反太宗命理  
官按其事甌生等以誣罔得罪乃闔門杜絕賓客雖  
親不得妄進

張君徹高祖時為箕州錄事參軍成亨中與眾共詣  
闕誣告刺史簡王渾及其子汝南郡王煒謀反詔通  
事舍人薛思貞馳驛往推究之渾惶懼自縊而死帝  
知其非命深痛悼之特令斬君徹等四人

于承素為岐州長史時柳奭以高宗后舅歷位中書  
令后寵既衰固辭轉為吏部尋拜后母魏國夫人被  
責不許入宮奭錄是出為遂州刺史行至扶風承素  
希旨奏傳奭漏洩禁中之言復坐貶為榮州刺史  
許敬宗承徹中為禮部尚書上官儀為西臺侍郎同  
東西二臺三品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嘗為皇  
后行厭勝之法中官王伏勝奏言之高宗大怒密召  
儀議其事將廢后為庶人仍遣儀具詔草俄而后申

訴見納帝又自悔恐后怨怒遽詔云此竝上官儀教我  
也繇是深爲后所惡初儀嘗爲陳王府諮議與王  
伏勝俱事梁王忠府繇是許敬宗構儀云與忠通謀  
遂下獄死冢口籍沒於是左肅機鄭欽泰西臺舍人  
高正業司虞大夫魏玄同張希乘長安尉崔道默竝  
除名長流嶺南遠界與儀結託故也簡州刺史薛元  
超及姑河東夫人坐與儀父通元超長流雋州薛氏  
削邑號幽於靜安宮右相劉祥道爲司禮太嘗伯部  
國公郭廣敬爲隰州刺史詳行正卿爾朱儀深爲沁  
州刺心司宰正卿竇斌解職事授銀青光祿大夫以  
散官依前隴右簡較竝坐與儀交遊故也

張嗣明爲雒陽令繡州流人徐敬真坐陰相交結嗣  
明敬真恐死多引海內相識稱有異圖自是朝野爲  
其所牽誅戮者不可勝計內史張光輔爲嗣明所引  
去其往豫州日私說圖讖天文陰懷兩端顧望以觀  
成敗是日棄市家口籍沒

周興則天時爲秋官侍郎垂拱中左武衛大將軍簡  
較右羽林軍封燕國公黑齒嘗之充大總管討突厥  
大破之時有中郎將費寶璧表請窮追餘賊遂全軍  
而沒興等誣構云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等謀反遂

自謚而死時甚惜之

來俊臣爲左臺御史天授中冬官員外劉憲受詔推案俊臣憲嫉其酷暴欲因事以繩之反爲俊臣所構貶鄰水令再遷司僕丞及俊臣伏誅後擢憲爲給事中

張易之爲麟臺監長安三年八月易之與其弟司僕卿昌宗權位日熾傾朝附之其心自負益欲作難將因皇太子遂譖御史大夫魏元忠及司禮丞高戢交通密謀造飛語曰君老矣吾屬當挾太子可謂耐又則天感其言召皇太子相王諱及諸宰相令易之昌

宗與元忠及戢於前參對反覆不決昌宗又引鳳閣舍人張銳令證其事說初不知之及則天重令宰相與河內王懿宗推鞠遂堅執不附會繇是貶元忠爲高安尉及戢流於嶺表

王拱爲御史中丞玄宗天寶六年十月丁酉戶部侍郎楊慎矜及兄少府少監慎餘弟維陽令慎名竝以罪伏法杖黨連坐者數十人詔左道亂嘗邦家所禁兇謀逆節天地不容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潛蓄回邪率繇艱險猥承門緒得齒朝行援自卑微謬加超擢寄之弩藏總被均輸殊不知外矯清廉內

懷貪冒超起百變以此狗身首鼠萬端專爲門上觸途苛細歸怨國家還俗僧史敬忠兇匿逆徒狂恩賊品乃妄陳讖悔別凱異圖密與交通將期委質仍自以亡國之後克復攸歸遂乃手紀灾祥覬覦時變言肆凶悖心在不臣惡迹旣彰欵驗咸服戴天覆地面目何施梟首夷宗未云塞責但以務弘大體志在寬刑尚免嚴誅容其自斃其楊慎矜宜賜自盡其兄少府少監慎餘弟維陽令慎名等不合相從竝爲同惡亦宜令自盡其史敬忠首建逆謀世爲巨蠹宜決重杖一百鮮于賁詐稱敬忠當王附會凶人宜決重杖

六十其范滔妄說妖言與之昵狎宜決六十長流嶺南臨江郡其王庭耀旣爲傭作終不論告宜決四十配隸黔中郡楊慎矜外甥前通事舍人辛景奏引致非類成此禍端宜決四十配流嶺南晉康郡其義陽郡司馬嗣號王臣雖則不涉凶謀終與敬忠相識宜解却官於南賓郡安置其太府少卿張瑄素以妄庸專行險詖比緣慎矜爲引驟歷班榮因此交結潛爲黨援况犯贓私情逾難恕宜決六十長流嶺南臨封郡其右威衛執戟攝天馬監万俟承暉妄畜國書與慎矜解說潛相黨附爲蠹實深宜決重杖六十其開

廐使殿中監韋衢忝膺重寄不存公道受慎矜囑請  
爲承暉奏官誚黷愈彰北周斯在宜貶與遠官應配  
流安置人等所在卽差縛馳驛領送其楊慎矜及兄  
弟并史敬忠有莊宅等宜竝官收其家口男女等竝  
令所司准法卽配流嶺南諸郡其張瑄及万俟承暉  
鮮于賁等男女并一房家口亦准比配流其内外近  
親不可尙列班榮及居京輦宜令三司使卽括實奏  
聞且臣之事君有死無二匹夫狗義猶或亡軀豈有  
位亞六卿任秉三獨父子相續俱承重委兄弟不次  
皆列通班而更陰圖不軌潛覬異望靜言此心良可

歎息除惡務本與衆共之令在惟行蓋非獲已中外  
黎庶咸使聞知先是慎矜爲御史中丞銜爲侍御史  
時韋堅得罪慎矜及銜按其事銜訊鞠堅慎矜引身  
中立銜恨之李林甫亦憾焉慎矜與銜父璿中外兄  
弟銜卽表姪少器狎及銜遷中丞雖與銜同列每呼  
爲王銜銜恃與林甫善漸不平之天寶五載慎矜遷  
戶部侍郎中丞使并如故慎矜嘗與銜爭職田背詈  
銜詆其母氏銜不堪其辱而慎矜性疎素昵於銜言  
論無所避忌又與還俗僧史敬忠遊處銜遂於林甫  
處言之將構其罪會有人飛狀訟慎矜是隋子孫欲

克復隋室私畜異書與凶人來往而說國家休咎時  
玄宗在華清宮聞之震怒詔刑部尚書蕭隱之大理  
卿李道邃少卿楊璿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  
同鞠之於尚書省又使京兆士曹吉温往東京収慎  
矜兄慎名及史敬忠等雜訊之又令盧鉉先太府少  
卿張瑄不肯答辨鉉百端拷訊竟不從乃使鉉與御  
史崔器搜慎矜宅拷其小妻韓珠圍求讖書於慎矜  
臥內監櫃閣函中獲之鉉以示慎矜慎矜曰是天命  
也及温以敬忠至慎矜皆引實乃詔慎矜慎餘慎名  
並賜自盡

庾準爲司農卿德宗建中初準與宰臣楊炎厚善炎  
欲殺劉晏知準與晏有隙乃用爲荆南節度準乃上  
言得晏與朱泚書且有怨望又召補州兵以拒命於  
是先殺晏然後下詔賜自盡海內冤恨之炎已殺晏  
徵準爲尚書左丞

令狐建爲右羽林將軍貞元四年郭士倫傭教於建  
家妻李寶臣女也建惡棄之乃誣與士倫姦通召士  
倫立榜殺之因逐其妻而奏請按劾及詔三司詰之  
李氏又奴婢款證被誣頗明白建乃自引會赦免坐  
寶申爲給事中申乃左金吾大將軍嗣號王則之從

父甥也申又宰相參之同族兵部侍郎陸贄與參有隙申懼贄見用乃潛結吳通玄以傾贄通玄與兄通微同爲翰林學士亦與贄不叶恃才輕傲同輩然挾權倖以自久次當遷中書舍人及拜諫議大夫知制誥殊失望因申交結則之乃共造謗書言贄考試貢舉不實通玄又取宗室女爲外婦帝知其毀贄且令察視具得其姦狀竝貶之

王叔邕爲劍南東川觀察使貞元六年八月叔邕奏得遂州刺史韋昉狀別駕崔位緣自憲官除此郡佐心懷怨望意不徇公潛攜軍人欲爲背叛雖姦謀未

成今惡跡已彰伏請開奏者臣伏以崔位官居別乘恩獎不輕而乃長惡不悛肆其姦忒州牧舉覺事跡昭然伏望特識羣僚庶彰明典詔曰崔位素行無良已有容貸忝職州佐殊不知非尚蓄姦謀罪當極法且委王叔邕決重杖一頓處死位先爲義成軍節度姚南仲從事南仲與益車薛盈珣忿競交惡詔徵盈珣還京南仲隨亦朝覲盈珣乃誣奏言南仲爲政之惡皆位及同列馬山徽贊助也故叔邕希旨而奏之少微亦出爲外官今中使領赴任中路批墮江中而死人皆寃之殺崔位制書至九月庚子方下



于昌潤權知通州事山南西道觀察使嚴礪奏得昌潤狀量移官通州別駕崔河圖使奴詆百姓妻抑壓於家中驅使又訴稱疾病請於果州尋醫審令驗問竝無疾患者崔河圖自量移通州已逾三載不遵法度故犯典章恃其曾踐周行歷官省闕恣爲累橫侵擾黎元使奴詆抑良人訴疾妄求出界交通豪俠追脇村閭伏以巴南諸州去使遼遠山川重阻道路踣危若縱姦人必慮扇結况河圖怨望日久情狀難原詔曰崔河圖思過之地不能簡身旣再抵國章當從放逐宜長流崔州河圖建中年自諫議大夫貶官凡二十餘載至是又以犯忤監軍中使遂遭昌潤誣構及禍人甚寃傷之

杜兼爲濠州刺史兼管怒錄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守職論事忤已之意密誣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副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賞進士擢第楚充公象先之孫皆名家有士林之譽一朝以無罪受戮郡中股慄天下寃嘆之又徐州張建封辟李藩爲從事時兼帶使職建封病革兼疾驅到府有冀望藩相與省建封出而泣語兼曰僕射公忝忽如此公宜在州防過今康州此

來欲何也宜疾去不若此當奏聞兼錯愕不虞遂徑歸建封死兼悔所志不就怨藩甚藩歸揚州兼因誣奏藩建封死時搖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賴佑執奏得免

韋岳者信州刺史李位小將也憲宗元和九年四月貶位爲建州司馬初帝密遣中使往洪州訊事朝野莫知其故及觀察使裴堪奏到方知岳告位大逆及追至命三司使推所告不實量貶位而韋岳杖死位嘗好黃老及煉餌金丹遣山人王仁恭爲之兼修道教齋錄岳緣有求不遂怨憾誣告位於當道監軍使

稱位與術士圖謀非望及三司按得情實故有是命張宿爲左補闕元和中韋貫之爲相嚴貞律下以清流品爲先故門無雜賓宿以利口得倖於憲宗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爲請韋服貫之曰小人以他門獲進吾輩未能排抑豈要假其恩寵邪所議遂寢宿深銜之卒爲所構誣以朋黨罷爲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爲湖南觀察使又以出吏部郎中韋顓爲峽州刺史刑部郎中李正辭爲金州刺史度支郎中薛公幹爲房州刺史屯田郎中李宣爲忠州刺史考功員外郎韋處厚爲開州刺史禮部員外郎崔韶爲興州刺史

宿皆構以貫之之黨也顓正辭處厚竝以清直稱與貫之善公幹等亦頗熟貫之宿因謂之黨時司勳郎中陳諷求知制誥害其名在已右又與交扇之宿旣當寵倖而說辯過人聞者多動故顓等見黜於是人情大惡宿輩

沙橋者瓊王府司馬謝少莒之奴也唐敬宗寶曆元年五月戊申沙橋告少莒爲不軌詔委內侍省持鞠不實沙橋各決流靈州少莒釋放凡告人不實法當及坐况其家僕則沙橋止於笞責仍竄近地用刑失矣

賈鍾趙元臯者皆萬年縣典也寶曆元年七月鍾及元臯誣告故統軍王佖男正慕等七人謀亂詔杖殺之

王璠爲左丞李德裕再爲浙西觀察使德裕至鎮奉詔安排宮人杜仲陽於道觀與之偕給仲陽者漳王養女王得罪放仲陽於潤州故也九年三月璠與戶部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在鎮厚賂仲陽結託漳王圖爲不軌四月文宗於蓬萊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隨王璠李漢鄭注等面證其事璠漢加誣構結語甚切至路隨奏曰德裕實不至此誠如璠漢之言微臣亦

合得罪羣論稍息尋授德裕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  
月又貶袁州長史路隨坐證德裕罷相出鎮浙西其  
年七月李宗閔坐救楊虞卿貶處州李漢坐黨宗閔  
貶汾州十一月王璠與李訓造亂伏誅而帝深悟前  
事知德裕爲朋黨所誣明年三月授德裕銀青光祿  
大夫量移滁州刺史七月遷太子賓客

後唐韓玟與共奉宮烏昭遇同使兩浙昭遇本爲梁  
之承旨數使吳越先是以其數將命故令使之昭遇  
至彼每以國情私於吳人仍名吳越國王錢鏐爲殷  
下自稱臣指兩地則云南朝北朝及昭遇謁鏐稱見

拜蹈如事至尊副使韓玟數讓之昭遇對其人請玟  
曰昭遇事過五朝天子四爲吳越使時事數變昭遇  
猶在公輩何凝滯邪復陰許鏐陳奏所求之事使回  
玟具陳其事故停削鏐官爵令致仕是日以烏昭遇  
下御史臺尋賜自盡後有自杭州使還者言昭遇無  
臣鏐事皆玟誣構云玟恃安重誨之勢頗凌烏昭遇  
嘗於杭州旣醉以馬箠擊昭遇鏐欲奏之昭遇祈而  
乃止及復命翻誣昭遇人頗以爲寃  
李存信武皇時爲蕃漢馬步軍都較武皇命邢維節  
度使李存孝侵鎮趙之南鄙又令存信及李存審率

師出井陘以會之併軍致臨城栢鄉李威至且議旋師而存信與存孝不叶因構於武皇言存孝望風退刃無心擊賊恐其有私盟也存孝知之自恃戰功鬱鬱不平因致書通王鎔又歸欵于汴

景進者樂官也莊宗時朱友謙賜姓名繼麟兼賜鐵券莊宗既有河雒稍怠廢政閹官伶人干預國事方面諸侯畢行賂遺亦求賂於繼麟雖僂俛奉之不滿其請繼麟令人報之曰予於主上有披榛之舊粗立忠勞河中土薄民貧比無珍產責予厚賂何厭之有繇是羣小咸恚每加誣構洎繼炭伐蜀繼麟請助師

進討乃閱兵師令其子令德率師以行進與羣閹構曰昨王師初起繼麟以爲討已將拒大軍若不除移終爲後患閹伶愈得其志卽謂帝曰崇韜強項於蜀蓋與繼麟私盟內外響應繼麟將赴京師亦聆其事將較曰大王有功王室宥過京師羣小流言曷能離間但端居奉職何事輕行繼麟曰郭侍郎功倍於我今爲閹官讒構事勢將危安可無說若得面天階自陳肝鬲流言者須至得罪繼麟乃單車入覲至於雒陽景進構曰河中人有告變書言繼麟因崇韜欲謀叛自聞崇韜已死又與李存乂結構其事細窮其狀

備得姦原當斷不斷禍不旋踵帝駭惑不能決卽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於輝安門殺之又詔繼岌殺令德於遂州令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令李紹奇赤其族於河中紹奇至友謙妻張氏盡率其族二百口謂紹奇曰予骨肉不多婢僕無罪請疏其名籍無致冤負因閱婢僕百餘人以骨肉百餘口歸法將就戮張氏復入持鐵券而出示紹奇曰此是皇帝去年所賜之物婦人不知此上有何言語詔使慚而無對良又就戮百口塗地血流盈庭怨哭之聲聞於行路人士至今寃之

安重誨爲樞密使明宗長興初以潞州節度使王建立爲太傅致仕建素與重誨不協因其入朝乃誣言建立自鎮歸朝過鄴都日有搖扇之言以是罪之張儉者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也長興初儉奏據告密人邊彥溫云樞密承旨李虔微弟諶國家徵發兵師樞密使安重誨自爲都統欲討淮南又云占相人言重誨貴不可言是日明宗謂重誨曰聞卿樹心腹私市兵仗欲自討淮南有之否重誨惶恐奏曰興師命將出自宸衷必是姦人構臣願陛下窮詰所言者翌日帝召侍衛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等謂之曰有

告安重誨私置兵仗綱紀將不利於社稷將若之何從進等奏曰此是姦人結構離間陛下勳舊且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從微至著無不盡心今日何苦乃圖不軌臣等以家族保明必無此事帝意乃解遂使中使就第召重誨具以告事人邊彥溫之言諭之因面窮詰彥溫具狀誣告卽斬彥溫於市李行德張儉並族誅

蕭希甫爲散騎嘗侍引人告變夜扣內門通變書云修堤兵士欲取郊天日舉火爲叛安重誨不之信斬告變者軍人訴屈請希甫啖之至是又毀訾內外執政是夜託疾省中翌日肩輿歸私第月餘參告希甫過積授嵐州司戶

王昶者宿州符離縣民也清泰二年昶訴縣令張洙業因簡民田受贓法司推劾乃是縣典韓師練取贓誣洙業以失備韓過赦放師練杖殺之

漢任廷浩初仕晉高祖鎮太原廷浩多言外事出人無間高祖左右皆憚之初爲太原掾後改文水令在文水聚歛貨財民欲陳訴廷浩知之一日先誣告縣吏結集百姓欲劫縣庫高祖怒遣騎兵併擒縣民卜數家族誅之寃在之聲聞於行道

萬延遇者李崧之部曲也初漢高祖入京城崧隨虜  
王北去蘇逢吉占其宅及崧西還爲太子太傅對朝  
之權右謙挹承顏未嘗忤旨嘗以宅券獻蘇逢吉逢  
吉不悅崧二弟喚義醕酒無識與楊郊逢吉子弟杯  
酒之間時言及奪我居第逢吉知之延遇通季與船  
傭與撻之督其所負延遇有同輩李澄亦事逢吉延  
遇夜寄宿於澄家以與見督情告遂一夕同謀告寢  
逢吉覽之示史弘肇其日逢吉遣吏召崧至第從容  
語及延遇告變之事崧卽以幼女爲託逢吉遣吏送  
崧於侍衛獄旣行崧志口自古未有不亡之國不死

之人及爲吏所鞠乃自誣代罪舉家遇害少長悉尸  
於市人士寃之

高從誨爲荆南節度使高祖乾祐元年遣人押送朝  
州奏事官沈從進至京師乞加恩命初馬希廣馬希  
萼爭非潭帥希廣用歐弘練張仲荀謀厚賂朝廷請  
不行朝州恩命從誨革面自新又援引希萼求通於  
朝蓋欲離間潭成其覆亡之禍也

尹重筠者郢州刺史實之子也隱帝乾祐二年實上  
章謝釋男重筠之罪實於汝州梁縣有別業所供稅  
賦大而恃郡侯家不時輸送梁縣令羅延賞答其知



莊吏會重筠至梁縣以笞贓吏爲恥無以報怨自朝  
廷以誣告殺李崧後凡僕使輩皆相做流言勸主以  
告事爲詞而稍涉迹危者姑息不暇重筠乃詐爲延  
賞與李守貞書言欲殺刺史據汝州應接守貞封書  
僞遺於途吏得之送刺史石公霸明之延賞幾遭陷  
害

周高行周漢高祖時爲太傅及杜重威叛行周爲招  
討使時張鵬爲鎮州副使過鄴城行周接之甚懼鵬  
囚言及晉朝傾亡之事少帝任用失人藩輔之臣惟  
務積財富家不以國家爲意以至宗社泯滅非獨帝

王之咎也行周性本寬厚不以鵬言爲過鵬旣退行  
周左右謂行周日張副使之言蓋譏令公也行周因  
發怒遂奏鵬怨國訛言故朝廷降詔就誅於嘗山  
高紹基爲延州衙內指揮使太祖廣順三年二月紹  
基言觀察判官李彬承節度使夢變結構內外謀殺  
都指揮使及行軍副使自據城池已伏誅其李彬妻  
劉氏于懷義懷義妻高氏竝已收捕其高氏是臣親  
姊乞留在臣家特報李彬弟勳見充河中馬步都指  
揮使彬兄景韜一房九口彬姪懷貞一房十一口彬  
勝妾一人竝已收捕在州其李勳請行捕錄勅李懷

義懷貞景韜等竝放宜令向訓竝諸房骨肉奴僕津  
置起離量差兵士防援竝於汝州安置又以李彬被  
誣竝釋其族仍恐遇禍乃徙於汝州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九百三十四

告許

夫上安本朝下銷逆黨臣之令節也其或被逼上之  
勢懷間譽之心職為亂階侵敗王畧有能先其未兆  
輒以上聞俾茲兇頑旋就剪滅則勳庸之績忠厚之  
誠有足稱矣然或譽生讐隙事迫困窮計慮遂萌變

告斯作雖繩愆糾繆有補於公家而撫臆論心蓋緣於私忿與夫奮身衛國輸誠愛君者固有間矣蓋所謂同功而異情者也

漢韓信舍人弟 史不書姓名楚漢春秋云舍人謝公也 高帝十年以陳

豨反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信入賀使武士縛斬之

賁赫為中大夫時黥布封淮南王高后誅淮陰侯布心恐醢梁王越徧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取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有所幸姬疑與賁亂欲捕赫赫上變言布謀反帝以其言語蕭相國蕭相國因請繫赫徵驗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發兵反

雷被為淮南王安郎中令安謀為反其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太子學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雷被巧召與戲被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后元朔元年被遂

告訐  
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令治淮南相怒  
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  
人上書告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王使人候司公卿  
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會赦其罪削二縣以故不  
發

王父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趙王國  
陰事大臣畏其口遺賂累千金趙王恐其國患欲上  
書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  
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  
偃至齊以王姦事動王王自殺武帝聞之大怒以為

偃劫其令自殺廼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  
劫殺齊王遂族誅之

江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  
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  
王與齊忤使吏逐捕齊不得取繫其父兄按驗皆棄  
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  
產姊及王后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

剽切也音  
必更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

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  
死趙王彭祖弟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辜言充連逃

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譌言訛字也欲取必於萬乘以

復私怨取必謂必取勝也後雖烹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

國勇敢士選取勇敢之士以自隨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

丹罪帝不許竟敗趙太子

朱安世陽陵人京師大使也公孫賀為丞相子敬聲

為太僕武帝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竟下

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賀請自逐捕安世

以贖敬聲罪帝許後果捕得安世安世聞賀欲以贖

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

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其泉當

難道理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所犯

父子死獄中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

劉成封餅侯時昭帝初立燕王旦言帝非武帝子大

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

姓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發兵臨淄與旦起成知澤

等謀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收捕澤以聞有詔燕王

旦勿治而澤等皆伏誅

燕蒼為稻田使者楊敞為大司農昭帝元鳳中蒼知

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

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帝以聞桀皆伏誅蒼與延

年皆封敝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

張章長安男子也大將軍霍光薨光子禹與兄子崇

山怨望有邪謀雲舅李音所善張放見雲家卒音倉卒之

卒謂章曰今丞相魏相也與平恩侯許廣漢也用事可令大

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至尊在太后耳章告

之事下廷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又謀廢天子

而立禹事發誅死詔曰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

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

後章上聞侍中史高金安上建發其事封章為博成

侯

戴長樂為太僕楊惲為光祿勳長樂者宣帝在民間

時與相知及即位援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隸宗廟

兼行天子事先隸習威儀也隸音代二切還謂掾吏曰我親面見受詔副

帝隸佗侯御日我副帝隸而佗侯迺為御御謂御車佗音丁故切人有上書告

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

書告惲罪高昌侯車奔入北掖門奔古惲語富平侯

張延壽曰聞前曾有奔車抵殿門抵觸也音門關折

馬死而昭帝晏駕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翼

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嘗謂惲曰

聞君侯訟韓馮翼當得活乎日事何容易脛脛者未

聞君侯訟韓馮翼當得活乎日事何容易脛脛者未

聞君侯訟韓馮翼當得活乎日事何容易脛脛者未

必全也 脛脛直見也 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窶

數者也 鼠所以不容穴也坐御窶自防故不得入穴也窶音其羽切數音山羽切揚

人亦於已有妨 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

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 視讀曰示 憚曰冒頓單于得漢美

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單于不來明甚憚上觀西閣

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

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

紂憚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不肖君大臣

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用心小臣

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今爾古與今如

一丘之貉 言其信也貉獸也似狐而善豸乎各切 憚妄引亡國以誹謗

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

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 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不必有謀者春秋

無久陰不雨之異也 行必不至河東矣 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祀

因論久陰附著之矣 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

考問左驗明白 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言 奏憚不

服罪而詔戶將尊 戶將官名主戶 欲令戒飭富平侯

延壽 飭與較同富平侯張延壽也 曰太僕定有犯罪數事朝暮人

也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

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憚怒持大刀曰蒙

富平侯力得族罪

暉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也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之詞也

毋泄暉言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暉幸得列九卿諸吏

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

與讀日預

不竭忠愛盡臣

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妖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

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暉長樂為庶人嚴延年為河

內太守府丞義

史不書姓

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

延年本當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噉傷也

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怒不樂取告

至長安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

明不欺事下御史延年坐棄市

息夫躬河陽人也長安孫寵與躬哀帝時供土書待

詔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說詛帝

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

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

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開邪臣

託往事以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

言邪人有此私議

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說詛上欲求非望而后

舅伍宏反因術以鑿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

行於杯杓荆軻之愛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

成察國姦誅王讐取封侯之計也躬寵乃與中郎右



師譚右師姓譚名共因中嘗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

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謁者

石之名也帝擢寵為南陽太守譚穎川都尉弘躬皆光祿

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帝欲侯之遂

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

躬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縣右師譚爵關內侯食邑

千戶下不詳立開嚴陳與諸將曰上之謀誅賢不

高康以明易為郎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舉兵

誅莽事未發康侯知東都有兵私語門人門人止書

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

為惑眾斬康

後漢梁郁太學生也時孔僖與崔駰友善同遊太學

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

畫虎不成反為狗者駰曰然昔考武皇帝始為天子

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聖文景

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

生梁郁僂和之曰僂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如此武

帝亦是狗邪僂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

僂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請吏受訊僂上

書自訟得免

朱濟丁盛竝爲尚書郎時張俊有才能與兄龔竝爲尚書郎年少勵鋒氣濟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得其私書與袁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書奏而俊獄已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辜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毆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停起見

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踴躍觸肩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繇此薄敞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

習授南郡人婁圭少與曹公有舊圭與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爾子伯圭字曰居世間當自爲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

蜀馬超爲左將軍彭萊左遷爲江陽太守萊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超超問萊曰卿才具秀拔王公相

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竝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去毛美曰老革荒悖何復道邪

日革古者以革為兵故語稱兵革革摧兵也美罵權為老革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為

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嘗懷危懼聞美言大驚默然不答美退具表美詞於是叔美付有司誅死

晉周嵩以諫元帝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快快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褒貶朝士又詆毀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責之曰卿於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繇吾不德故爾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

在朝陛下雖盛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帝怒叔付廷尉華嘗以嵩大不敬棄市論嶷以扇和滅罪除名時嵩兄顛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宋沈慶之為開府儀同三司辭位以始興郡公就第時廢帝狂悖無道衆竝勸慶之廢立及柳元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素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為侍中大尉封次子為中書郎文季建安縣侯食邑千戶

南齊謝朓為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帝甚善賞之遷尚書吏部郎

後魏李訢為相州刺史受納民財及商胡塚寶兵民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言獻文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抵罪時敷兄將見疎斥有司諷訢以旨嫌兄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壻裴攸曰吾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勸竟如何也昨來每欲為此取死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絕耳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為他死也敷兄弟事釁可知有馮闢者先為敷所敗其家切恨之但呼闢弟問之足知委曲訢從其言又趙郡

范標具條列敷兄弟事款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訢貪冒罪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有司百鞭髡刑配為廝役  
賈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明孝昌中告毛謚等逆靈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  
薛季孝靜武定三年正月中告開府儀同三司爾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叅軍房子遠等謀賊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文暢等竝伏誅  
北齊崔暹為僕射時崔俊為七兵尚書每以籍馳自

於遲聞而銜之高祖墓後俊又竊言黃領小兒堪當  
 重任不遲外兄李慎以俊言告遲遲答文襄絕俊朝  
 謁俊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領小兒何足拜也於  
 是鎖俊赴晉陽而訊之  
 司馬子如為尚書令文襄入輔朝政內稍嫌之尋以  
 贓賄為御史中尉崔暹所劾詔削官爵時崔季舒為  
 黃門侍郎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若得  
 僕射皆叔父之恩權重如此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  
 晉陽黃門郎楊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  
 容乃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開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

樂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共通狀錄是  
 季舒及遲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  
 追為將作大匠  
 祖珽字孝徵文宣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  
 中書侍郎陸元規勅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  
 被配甲坊除班尚藥丞廢帝初普選勞舊除為章武  
 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受著作郎數上密啓為孝  
 昭所忿勅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又雜上王思宗  
 之子元海後妻陸大姬甥也大姬即後主女侍中也  
 後主武平中與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大姬密語告

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大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

翟嵩爲汲郡太守畢義雲爲御史中丞豪橫不平頻被怨頌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先任京畿吏負官債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絲此技嫌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坐金銀器物及被禁止尋見釋

隋胡僧不知名氏元諧爲寧州刺史王誼爲上柱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高祖按其事無逆狀慰諭而釋之又有告諧與

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帝令案其事有奏諧謀令祁緒勸黨項兵卽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穎二人用事諧欲諧去雲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穎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炤主殺大臣卽雄必當之諧嘗與滂同謁帝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足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聞帝大怒諧滂驚縮竝伏誅籍沒其家

何妥爲國子博士與蘇威子叢議樂事各有所持妥惠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左

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帝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親治之事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帝曰中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皇甫孝諧安定人涼州總管王世積之親信也世積拜涼州總管未幾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繇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微倖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爲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繇是被徵入朝案其罪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穎竝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胄等免官拜諧爲大將軍趙釋柱者虞慶則之婦弟也開皇中嶺南人李賢據州反時虞慶則爲桂州總管以釋柱爲隋府長史釋

枉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慶則不欲此行途聞於文帝先是朝臣出征帝宴皆別禮賜遣之及慶則南討辭帝帝色不悅慶則繇是怏怏不得志暨平賢至潭州臨桂鎮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攻不可拔遂使釋枉詣馳京奉觀上顏色釋枉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案驗之慶則於是伏誅拜釋枉爲柱國

陳峴少驍勇士章大寶爲帳內部曲告大寶反叛拜  
譙州刺史

水元操爲內史侍郎王邵爲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  
在家著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爲元操所奏帝怒遣  
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修起  
居注

楊汪爲荆雒二州刺史時高祖謂諫議大夫王達曰  
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  
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所言奏之達竟  
以獲罪卒拜汪爲尚書

崔彥武爲魏州刺史辛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  
友善時相往來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有姦繇是  
謫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



丘和煬帝時爲蒲州刺史以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傾心附之又以發武陵公元冑罪拜代州刺史

唐紇于承基刺客也嘗山王承乾爲皇太子詔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及承基等謀令殺魏王泰不克而止尋與漢王元昌兵部尚書侯君集等謀反將縱兵入西宮會承基外連齊王祐反繫獄當死遂告其事太宗命司徒長孫無忌等參鞠之廢承乾爲庶人元昌賜自盡君集等伏誅

張亮倜儻有大度外敦厚而內懷詭詐大業末年李密畧地榮沐亮仗策從之未被任用屬軍中有謀反者亮告之密以爲至誠署驃騎將軍隸於李勣

房遺直玄齡之長子也玄齡次子遺愛尚高陽公主坐反誅遺直攻許遺愛及王云懼國家刑憲罪盈惡稔恐累臣私門太宗令所司案驗遂別獲王等反端而以遺直頗言主愆兼以玄齡素著勳勩得免爲隸廢於家

崔擢爲雍州司功李乾祐爲司刑太嘗伯嘗舉擢爲尚書郎事既不果私以告擢其後擢有犯遂告乾祐泄禁中以贖罪乾祐坐免立於九成朝堂之間凍中被拽卒

喬琳爲監察御史同院畢耀初與琳嘲諷往復因成  
讟隙遂以公事相告許訐坐貶巴州員外司戶

王再榮太嘗丞于敏役人也再榮於憲宗元和八年  
二月詣銀臺門告敏父司空頓與梁正言錢以謀出  
頓即日收頓孔目官沈璧并家僮十數人於內侍獄  
鞠問于頓待罪於右仗以御史中丞薛存誠刑部侍  
郎王播大理卿武少儀爲三司使是日晚繫敏於臺  
獄沈璧王再榮竝自內侍獄出付臺司案初正言貪  
詐自擅勇於射利梁守謙方知樞密正言每詭謂人  
吾與樞密宗盟分至頗得闕說頓久失職惑其言厚

政財賄以圖任用其後正言之詐漸露于敏責其資  
於市郎誘致正言之僮奴支解棄於溷中會再榮發  
其事故敗

王士則武俊之子爲邢州刺史自承宗不容諸父士  
則奔京師拜驍騎將軍元和中盜殺武元衡士則及  
其弟士平告曰承宗使之旣而案成其獄

李賞穆宗長慶中故司空于頔之子方欲以譎謀求  
進乃言於宰相元稹稱有奇士王昭于友明等三人  
賞家青鄆函遊深趙之間且與賊黨通熟可反間而  
出元翼賞言于方知裴度爲元稹所忌乃授稹指使

厚賂刺客王昭等令潛刃度詔二司按鞠無驗而前  
事盡露於是度禎皆罷  
史志忠左神策軍吏也長慶四年告妖賊馬文忠謀  
逆捕獲之有詔并執其黨品官李文德等七人同鞠  
于內仗

安再榮者衛尉卿劉遵古役人也再榮敬宗寶曆元  
年九月丁丑告前袁王府長史武昭謀害右僕射平  
章事李逢吉庚辰詔侍御史溫造刑部郎中李行修  
大理正元從職充三司案武昭獄上言准勅推勘安  
再榮所告張少騰等三人擬潛害宰臣李逢吉事關

連人竝案問得實勅前表王府長史武昭及弟彙役  
人張少騰宜付京兆府各決痛杖一頓處死前水部  
郎中李行叔可道州司馬待服闋起任河陽節度掌  
書記秘書省較書郎李仲言流象州左金吾衛兵曹  
參軍弟彙流崖州太學博士李涉流康州大理卿遵  
古役人安再榮山人劉審等三人續議優獎昭本陳  
畱人性險誕元和中王師討淮西以策謁丞相裴度  
及度督軍因得署軍職至郾城又遣昭使蔡寇懼之  
以兵而昭神色不變益奇之後至太原奏爲石州刺  
史無何昭除王府官以地散鬱悒日與李涉弟彙在

長安中以義俠相許是時宰臣李逢吉李程不叶而此輩皆乘隙售已干遊其門李仍叔素依附李程知昭不得志易以鼓怒怨亦誑昭云程欲與昭官為所阻昭果恨怒與劉審及張少騰潛說謀害逢吉之計後審乃以昭之言告於張權輿權輿遂告逢吉昭審本其狀因令弟彙致昭到所居與之深相結納而疑怨之意並息居數月少騰漏語於再榮遂以狀密告因成其獄仲言於逢吉為近從子當此際亦欲助逢吉以傾程乃陰誡弟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死彙曰冤死其心誣人以自免所不為也初逢

吉遇弟彙甚厚嘗與彙書云足下嘗字僕曰自求僕字足下曰利見文字往復畧無虛日其間參謀議之密受金帛之賜不宜示於衆者近十餘幅異哉逢吉與程俱在相位而日與鬪茸微類如此款密微既明具詞皆牽連天下之人無不指笑詔授劉審郢州長壽縣主簿安再榮石龍為武軍長史賞告武昭之功也

後唐張繼業為河陽兩使留後莊宗同光三年六月繼業上疏稱弟繼孫本姓郝有母尚在父全義養為假子令官衙內兵士自皇帝到京繼孫私藏兵甲招

置部曲欲圖不軌兼私家淫縱無別無義臣若不自陳恐累家族勅有善必賞所以勸忠孝之方有惡必誅所以絕姦邪之迹其或罪狀騰於衆口醜行布於近親湏舉朝章巽明國法汝州防禦使張繼孫本非張氏子孫自小丐養以至成立備極顯榮而不能酬撫育之恩履謙恭之道擅行威福嘗恣姦兇侵奪父權惑亂家事從鳥獸之行畜梟獍之心有識者所不忍言無賴者實爲其黨而又橫征暴斂虐法峻刑藏兵器於私家殺平人於廣陌罔思悔改難議矜宥宜竄逐於遐方仍歸還於姓氏俾我勳賢之族永除汙

穢之風凡百臣僚宜體朕命可貶房州司戶參軍同正兼勤復本姓彛賜自盡仍籍沒資產

周陳正者潁州鄉兵也廣順三年正月正告指揮使王懷殷謀逆鞠之誣告詔本州决杖

張景陽同州郃陽州民也景陽詣闕訟節度薛懷讓不公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十四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九百三十五

構患

蒙勇嗇禍斯為小人掩義隱賊謂之凶德乃有務逞  
已欲罔顧時艱崇飭諛諛專任小智騁強辯之策激  
怒所趣肆威寵之勢歛怨於下至有携離天族猜阻  
臣節煽惑有漸翻覆靡嘗承間隙而率作凶融望而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三十五

交構外虞莫禦內蠱攸興實啓厲階豈思敗類湯止沸而寧息火燎原而莫向亂是用長職此之繇亦有始謀不滅矯枉過正欲滌蕭牆之禍終掇無名之舉用於厥族其可悲矣

漢蒯通范陽人也始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問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問使謂使人伺問隙而軍行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掉搖也從將軍將數萬之衆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

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欺已乃烹之因敗走至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橫術初欲因齊盛者徐甲內女齊王後宮太后怒偃繇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收一市之租值千金也鉅大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也人衆殷富鉅於長安王此今齊王於親屬蓋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從音干容切及吳楚時羣王幾為亂幾因亡衣切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

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王所者辭及王王  
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

漢漢賈詡爲討虜較尉董卓之婿中郎將牛輔屯陝  
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較尉李催郭汜張濟  
等欲解散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議欲盡誅涼州人  
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  
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  
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催乃西攻  
長安

魏丁謐爲尚書初司馬宣王以曹爽魏之肺腑每推

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謐與畢  
軌等旣進用數言於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  
不可以推誠委之繇是爽嘗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  
所興造皆不復繇宣王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故  
避之

陳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世爲閩中四姓父羽有才幹  
爲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代晉安數反累殺  
郡將羽竝扇惑合成其事後復爲官鄉導破之繇是  
一郡兵權皆自己出

北齊斛斯椿初爲余朱榮所委任及榮死椿乃殺余



開府初獻武王之入雒頓於邛山朱仲遠帳下都督  
橋寧張子期自滑臺而至獻武王責寧等曰汝事仲  
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爲逆  
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  
事人則無信犬馬尙識恩養汝今犬馬之不如遂斬  
之椿自以數爲反覆見寧等之死意嘗不安遂密構  
間勸出帝置閣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閣  
已下員列數百皆選天下輕影者以充之文說帝數  
出游幸號令部曲別爲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

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  
將以伐齊獻武王帝從之遂陳兵城南北接邛山南  
至雒水帝詰旦戎服與椿臨閣焉獻武王以椿亂政  
欲誅之椿讒謗旣行因此遂相恐動出帝勤兵河橋  
椿爲前軍營於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  
弟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令  
相州刺史竇泰擊破之椿懼已不免復啓出帝假說  
游聲以劫脅帝信之遂入關椿亦悉長安椿役猾多  
事好亂樂禍于時敗國朝野莫不讐疾之元壽尋爲  
部下所殺

隋竇建德大業七年山東大飢建德謂孫安祖曰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乘之衆以討遼東尚爲高麗所敗今水潦爲災黎庶困窮而主上不恤親駕臨遼加以徃歲西征瘡痍未復百姓疲困累年之役行者不歸今重發兵易可搖動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爲逃亡之虜也我知高鷄泊中廣大數百里莞蒲阻深可大逃難承間而出虜掠足以自資旣得聚人且覩時變必有大功於天下矣安祖然其計建德招誘逃兵及無產者得數百餘人令安祖率之入泊中爲羣盜

唐盧楚煬帝之末江都亂作東都畱守元文郁等共立越王侗爲帝時王充與文郁有隙文郁知之陰有誅充之計侗復以文郁領御史大夫充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郁曰王充外軍一將耳本非畱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雒口之敗罪不容誅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政此而不除方爲國患文郁然之遂懷奏入殿事臨發有人以告充時在朝堂懼而馳還舍嘉城議作亂文郁頻遣呼之充稱疾不赴至夜作亂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侗遣人謂之曰何爲者充曰文郁盧楚謀相殺害請斬文郁歸罪司寇侗見兵勢

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郁曰公自見王將軍也文郁遷延而立伺遣其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郁以出文郁顧謂伺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伺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然出至興教門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楊國忠爲右相時安祿山玄宗尤所親重又握兵柄國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爲玄宗言其悖逆之狀時祿山陰圖逆節而未有名帝不信之國忠使門吏蹇昂何盈求祿山陰事圍捕其宅得李等使侍御史鄭昂縊殺於御史臺又奏徙其黨告

溫於合浦以激怒祿山幸其動搖以取信於帝帝意不悟也繇是祿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爲名李訓爲國子博士翰林侍講學士文宗性守正嫉惡以宦者權寵太過繼爲禍胎訓在翰林解詩之際或語及巷伯事則再三憤激以動帝心帝以其言論縱橫謂能成事遂以其誠謀於訓及鄭注太和九年累遷禮部侍郎平章事出鄭注爲鳳翔節度使約以其年十一月誅中宦至其月二十一日帝御紫宸殿左右班定金吾使韓約不報平安上書臣本署內廳後有石榴樹昨夜三更甘露降臣已有狀通門賀訖臣

以甘露上瑞味甘氣香其色炫耀此實聖德廣被上天降休臣目曙嘉祥不勝慶悅蹈舞再拜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興香案前拜賀百官相次皆稱賀訓元興因奏曰甘露發祥俯邇宮禁陛下實宜親觀以受天慶帝允之班退出閣百官復列班於含元殿庭日至辰時帝乘軟舁出自紫宸門內官兩中尉樞密使已下翼侍而進繇含元殿東階舁殿宰相供奉官分列於副階之上南班官兩列于殿下渠北帝口宰相及兩省官且往樹下觀之於是宰相領兩省官束入金吾仗將軍廳事同看甘露曰此非真甘露也訓謂兩

省官曰公等子細視之帝令辨驗不可容易良久歸班訓奏曰臣與兩省官細視其狀恐非甘露此事不可輕言言出之後四方須有稱賀臣恐未是真瑞帝曰豈當有如此事顧左右軍中尉及內官等曰爾等往驗之皆羅拜而去時新除太原節度使王璠邠寧節度使郭行餘竝在本班訓皆相約曰有急須相就共張形勢於是訓急召王璠郭行餘曰來受勅旨時邠寧兵士來迎行餘數百人皆執弓刀立於丹鳳門外訓復遍呼之曰爾鎮軍將官健悉入聖上欲親有處分王璠恐悚不前行餘獨拜殿下邠寧兵士竟亦

不至內官至其露下迴旋良久韓約氣懾汗流不能  
舉首左右軍中尉曰將軍何故如此後風吹廳幙內  
見執兵仗者甚衆內官驚恐走出關者執關欲鎖其  
外門爲衆所叱執關而不能與內官迴或持樹枝及  
以小窰椀盛甘露以進訓見如此連聲呼金吾兵仗  
令上殿護衛乘輿每人賞錢一百貫文內官以事勢  
非嘗衆扶輦輿決破罕思自舍元殿北下殿疾趨訓  
攀輦連呼曰陛下不得入內金吾兵仗數十人亦隨  
訓而入京兆少尹知府事羅立言領其徒自東來御  
史中丞李孝本領其徒自西來各二百餘人皆上殿

縱擊但聞有叫呼冤枉之聲內官或有被血羅拽出  
者數人訓持輦愈急迤邐入宣政門帝叱之內官卻  
志榮以手擊其胷仆於地輦入東上閣門閣門既  
閉聞呼萬歲者數四百官錯愕莫知所爲王涯賈餗  
舒予與歸中書就食曰必將開延英召對兩省官就  
見宰相涯曰不知是何事也諸公且各自取便須臾  
吏悉曰有兵自內來遇人卽殺宰相已下惶惶悉出  
兩省人吏及金吾健兒共千餘闔門爭出宰相等纒  
及出門兵士已合在門內不能出者凡六七百人皆  
死時王璠男遐休直弘文館其日初蒞所職館中官

屬駕部郎中充學士令狄定領其僚六人送之悉爲兵士所擒欲殺者三四內官大盈庫使宋守義自號爲斬斫使翌日執選休送神策軍戮之其餘皆護而免焉其日王涯步行至永昌里茶肆爲左神策所擒舒元輿易服單騎出安化門右神策軍騎追及之賈餗變服宿於人間明日自詣右神策軍其日夜半左神策軍取王藩於長興里私第取羅立言於太平里私第自王涯已下骨肉妻子一時捕繫訓再從弟戶部員外郎元臯涯子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孟堅太嘗博士仲興其餘雖少皆連襟繫頸送入兩軍無少

長盡誅之婦女或有存者配沒掖庭天下州府捕索尤切至於嬰孩亦皆流竄是日巳午之際禁軍突入修行里故嶺南節度使胡証之家以搜賈餗爲名其實以証多積因而劫之証之子激送捕入軍害焉癸亥進朝羣臣至建福門猶尚閉朝官共止於郎官待漏院隔門傳呼只許一人隨從及日欲出門方開朝官得入自建福門迤邐死僵塞路門亦有兵守擬及下馬橋死者亦然光範門關鎖甚固自橋北盡兵士嚴畏之兩省官不得進皆取金吾右仗人及龍尾道方令下馬左右兵士轉抵宣政衛兵士皆露刃爲隊

至正衙門尚未開時無宰相又無御史中丞兩省官  
寓立朝堂無人吏百官無行列逡巡唯閣門使馬元  
贄斜開宣政衙門出連呼嘗侍張仲方可京兆尹然  
後門大啓時無知班吏百官雜沓而進衙門兩廊廡  
下亦兵對不缺立次有衣緋中使乘馬自東上閣門  
出宣問兵士時閣門喚仗帝已御紫宸殿兩省官與  
南班一時入閣亦自序其班立定通事舍人杜例宣  
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皆至龍蹕南宣授王涯所  
通反狀涯狀云與李訓同謀欲行大逆冊立鄭注帝  
問楚等曰此是涯書否楚曰乃是涯自書誠如此罪

不容誅班退近晚復召令狐楚鄭覃王源中入內殿  
對令草制勅一夕而出是夜皆欲以爲相楚以制勅  
稍直爲內臣所不樂翌日遂有鄭覃李石相次之命  
焉李孝本單騎投鄭注其日右神策軍擒之於咸陽  
西原甲子右神策軍鎰屋鎮遏使宋楚擒獲訓以兵  
士送至混明池訓恐入軍別被榜笞謂兵士曰所在  
有兵得我者卽富貴不如持我首去兵士於是斬訓  
傳首初訓與僧宗密善及敗走單騎投宗密於鄠縣  
終南山下宗密欲髡其頭其徒不可乃以一人引去  
下欲西投鄭注爲侯騎所得後右軍縛宗密至欲誅

之宗密怡然曰識訓年多亦知訓反叛然本師教云見苦卽救不愛身命死固所耳中尉魚志弘遂釋不殺是時三館圖書并中書一物已上盡爲兵士剽掠其兩閣應所有悉無存者次日朝官亦入其兵士稍減光範門方闢其他如故行儀在退及午又追朝泊百僚至召入嚮以鳳翔告捷獻鄭注首悉稱賞拜舞而退兩軍懽呼動地自此兵士皆放歸本軍其鄭注首懸於光宅坊西北角鋪三日而去之其時兩省官尚多疑懼不歸本署多寓四方館暫息而歸甲子勃王涯等身爲宰相委任至重與其徒恣行凶惡潛構

姦謀鄭注草萊卑末寵遇殊嘗而乃竊發殿庭同爲扶豎險邪之狀古今未聞賴宗社降靈重臣協力斯須消滅京師晏寧天下之人所同懽快謀惡之罪國有嘗刑其王涯賈餗舒元興王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等宜命左右神策差兵馬防援准舊例領赴郊廟及兩市令衆訖於獨柳樹下竝仰准法處分是日左神策軍以兵馬三百人領王涯王璠羅立言右神策軍以兵馬三百人領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等竝於子城西南隅舊號獨樹下腰斬涯以摧茶事百姓怨恨垂之於衢或投瓦石以擊之其中書門下省吏人



焦寓焦璿御史臺驅使官李楚等數十人兩軍爭取殺之并夷其家戊辰詔曰朕以寡德祇荷膺圖于茲十年夙夜惟寅嘗恐至誠不逢景化未敷屈已以安四方推信以待百辟豈有患生毗徇變起姦兇亦以失於任人致此氣沴然朕爲人父母子育生靈憂萬姓之靡寧懼一物之失所况至理之代先德而後刑以上下歡康中外清晏慮有連累卽傷太和且賞不愈時式彰褒勸其今月二十一日排難宣力功成謀議及能應機臬斬鄭注者節級各加官賞其次立功及車陞將士合在賞級者卽有差等處分其將校等

合與改轉委本軍條流其名開奏謀逆之人已斷腰領子戮家破俾當極誅元惡李訓王涯家族除已處置外妻女奴婢竝入官資貨產業天下所在切加簡責據數開奏其餘親黨除同居知情外不同謀計者一切不問諸色官吏所繇其受逆長指合欲出力同惡者竝已兩軍推問尋捕處斬訖尚慮因緣讐隙妄言平人自今已後縱同官司微涉誣誤者一切不潛臧疑懼者許三日內各歸本司不得輒相恐動韓約首爲詐惡逆罪滔天雖羅捕未獲終天網不漏宜委御史臺京兆府兩金吾速催促所繇齊出搜索獲口

聞奏如輒有人隱藏不告者罪及一門如知處隱藏  
密來告說者必當厚有賞賜於戲朕求理之心惟才  
是與聽言信行不慮包藏豈謂邪人負我如此其中  
誘陷必有脅從須挂刑名載深冤歎其中節目疎理  
未盡須更商量者委中書門下續胥條奏宣示遠邇  
咸使聞知是日左神策攻於崇義坊捉獲韓約已已  
勅以左神策軍兵馬二百餘人領韓約於東市西北  
隅狗脊嶺處斬庚午咸陽縣令武公緒詔京兆府杖  
殺之以其與李孝本路糧錢三千辛未劫兇徒竊發  
震駭京師中外而心即時擒斬昨名將幾叛黨咸告

廟社且國之大事合諸諸陵宜令所司擇日興儀差  
官

後唐安重誨爲樞密使時東川帥董璋恃險難制乃  
以武虔裕爲縣州刺史董璋益懷疑忌乃執虔裕以  
叙

朱弘昭馮贇竝爲樞密使時秦王從榮屢言忿言執  
政大臣皆懼禍及明宗疾篤秦王知人情不附已恐  
人事乖誤與將吏謀以兵入侍先制權臣謂康義誠  
日予欲居中侍醫藥何處宿止爲便對曰子待父疾  
何向不可仍懷疑慮十一月十九日令牙將馬延嗣

謂贊曰秦王明日入侍公等止於何處贊跪對曰秦  
詔二十日五鼓馬延嗣復至贊第秦王言公等處爭  
所宜和允各有家族禍福頃刻贊復跪對是日遂馳  
馬守右掖門至廣壽殿門見朱康具述延嗣語又謂  
義誠曰秦王言禍福頃刻事即可知此事宗社所繫  
侍中勿顧慮也義誠未暇對監門報秦王領兵在端  
門外二人切告義誠對曰惟公所使孟漢瓊拂衣而  
言曰諸君平時惟恨祿位不大及危疑之際便持兩  
端非丈夫也乃至雍和殿奏曰從榮謀大逆陳兵在  
端門明宗愕然問義誠不能游詞言事實明宗曰臣  
圖之勿驚動京師孟漢瓊率控鶴指揮李重吉馬軍  
指揮朱洪實等拒戰是日誅之遂令漢瓊自赴魏州  
迎愍帝二十六日明宗晏駕月晦帝至京師主喪倉  
卒中內外制置皆出贊弘昭愍帝即位贊弘昭並典  
機密贊與弘昭素猜忌潞王初明宗不豫潞王夫人  
繼入省視及宮車變故辭疾不來西使者又伺得潞  
邸陰事贊等不能長轡遠馭以制之遂出李重吉於  
外延比丘於內又移鎮太原是時不除副書惟以宣  
播而已遂至於稱兵焉

薛文遇為樞密院直學士末帝初薨河東有異志欲

移石某晉高祖名於鄆州九月近臣房嵩等堅言不可司  
 天監趙延義亦言星辰失度尤宜好靜錄是稍緩其  
 事會文遇獨宿禁中帝召之諭以太原之事文遇奏  
 曰臣聞作舍於道三年不成國家利害斷自宸衷以  
 臣料之石某除亦叛不除亦叛不如先事圖之帝喜  
 曰聞卿此言豁吾憤氣即令手書除日子夜下學士  
 院草制翌日宣制之際西班失色居六七日河東上  
 章言甚不遜遂檄兵

晉景延廣為侍衛親軍使以帝即位以為已功尋加  
 使相彌有矜伐之色始朝廷遣使告哀北虜無表致  
 書去臣稱孫虜怒以使來讓延廣乃奏令契丹圖運  
 使喬榮告邪律氏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  
 自冊為鄰為孫則可無稱臣之理且言晉朝有十萬  
 口橫磨劍翁翁要戰蚤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  
 下成後悔矣繇是與虜立敵干戈日尋所謂惟口起  
 戎是也又請下詔追楊光遠高祖在位時宣借騎兵  
 光遠忿延廣怨朝廷遂遣間使泛海構虜明年十二  
 月虜乃南牧以三年正月下其陵河北儲蓄悉在其  
 郡帝大駭率六師親駐澶淵虜攻張從恩於鄴下克  
 又分衆濟汶陽黃河北津以趣榮丘為我騎將皇甫

遇李守真挫其鋒虜尋退次攻澶淵延廣爲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胸臆自帝以下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虜旣還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曰昔與虜絕好言何勇也今虜至若是氣何憊也時延廣在軍母凶問至自澶淵津北移津南不信宿而復蒞戎事曾無戚容下俚之士亦聞而惡焉

王緒性姦猾多心術爲魏博杜重威從事聚歛無已重威承詔攻安重榮於嘗山緒從之城未下獻謀於重威率境內百姓地畝錢以備贍給俄而城下依前令督之重威素貪黷深重之尋以他事忤意乃薦於

朝廷授太嘗丞家於營丘嘗致書於楊光遠時緒有妾之兄以貧匱告緒緒不爲贖給又詬辱之繇是狹隙告與楊光遠連謀每密書述朝廷機事侍衛使景延廣收捕下獄奏斬於澶州北市

漢聶文進爲樞密院承旨右領軍大將軍遇周太祖出征稍至驕橫久未遷改深所怨望與李業輩構成變亂史弘肇等遇害之前夕文進與同黨預作宣詔制置朝廷之事凡闕文字竝出文進之手明旨難作文進點閱兵籍徵發軍衆指揮取舍以爲已任內外咨稟前後填咽太祖在鄴被搆初謂文進不預其事

驗其事迹方知文進亂階之首也大詬詈之太祖過封丘帝次於北郊文進告太后曰臣在此請宮中勿憂兵散之後文進召同黨痛飲歌笑自若遲明帝遇禮文進奔竄為軍士所追

淵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八十六

各齋 踪競 私愛

各齋

先聖聖戒靡容於驕吝詩人興誅亦刺於儉嗇乃有躬褊介之性兼封執之見以專利為務以多積為急繇是競錐刀之末如寇盜之至雖復悖入之無算尚

若屢空之不足故自奉之具益增於菲薄周急之義  
國從於杜絕以至闕所親之養拒縣官之求斯乃名  
教之不容人倫之所攬者也

曹氏邴氏魯人也魯俗儉嗇曹氏邴氏尤甚以鐵冶  
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  
魏曹洪為驃騎將軍封都陽侯始家富而性吝嗇文  
帝少時假求不稱嘗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  
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  
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

魏畧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  
上 洪必以真為譖也帝曰朕自治之卿何讓也會十

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  
釋猶尚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為言後乃還之

張緝為東莞太守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  
勢

晉王戎為司徒性好與利廣收八方田園水碓周徧  
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籤晝夜算記嘗  
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盲之疾  
女適裴頤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  
女遽還直然後乃悅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  
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嘗鑽其核以  
此獲譏於世

和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

王導爲丞相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大郎卽導子悅也爲中書侍郎卽先導卒

亦情爲冠軍將軍好聚歛積錢數千萬子超嘗開庫取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超官至散騎侍郎

宋宗慤爲左衛將軍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

朱修之爲領軍性儉刻少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貢爲刺史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欲激之爲設

菜羹麤飯修之曰此乃貧家好食致飽而去

南齊曹虎爲右衛將軍貨賄吝嗇在雍州得見錢五千萬伎女食醬菜爲重肴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向之帝疑虎舊將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見殺時年六十餘

王琨爲侍中性既謹慎而儉嗇過人家人雜事皆手自摻執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膝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梁朱异爲侍中四方饋遺財貨克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嘗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



亦不分贍

王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麤弊所乘車馬嘗飼以青草後爲太子詹事

陳沈衆爲左民尚書家累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常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携乾魚蔬菜餅獨噉之朝士咸共謂其所爲

後魏崔和爲正昌太守家巨富而性恹嗇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董惜錢不買

鄭義爲安東將軍西兖州刺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恹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嚮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

崔光韶家足於財而性儉恹衣馬弊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韶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方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財帛篋篋克積議者譏其矯嗇

北齊段韶爲武衛將軍左丞相尤嗇於財雖親戚故舊畧無施焉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卽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唯賜一杯酒

庫狄伏連爲開府領軍大將軍與瑯琊王儼矯殺和士開伏誅伏連家口百數夏至之日料以倉米二斛不給鹽菜嘗有饑色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伏連問此因何而得妻對向於馬豆中分減充用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侍奴一人專掌管鑰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云此是官物不得輒用至是簿錄並歸天府崔瞻爲銀青光祿大夫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常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飡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

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筋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携匕筋恣情飲噉瞻方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鶩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焉

封述爲殿中尚書厚積財產一無饋遺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回避進趨頗致嗤駭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遠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封

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還又經府訴云送驢乃嫌脚踏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為各畜所及每致紛紜

後周王羆為驃騎大將軍每至亭會親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

隋劉焯以儒學知名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然懷抱不廣又嗇於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

唐徐岱貞元中為給事中恠嗇頗甚倉庫管鑰皆自執掌獲譏於時

梁張衍為右諫議大夫衍巧生業樂積聚太祖將北伐頗以扈從間糜耗力用繫意屢干託宰相求免行事帝微聞之又屬應召稽晚遂及禍

晉張籙家雖厚積性實鄙吝未嘗與士大夫游處及令市馬利在私門不省舅以輸其直鬱鬱將至死愚之甚邪

符蒙素浮薄每效秦洛間語識者笑之復性鄙嗇與人交不過於觴酒豆肉未嘗以賑急為心赴兄之喪謂人曰夫量腸而食則延其壽兄之此夫是在費也及清泰末嘗山有秘瓊之亂蒙百口悉在其中而財

貨掃地無餘家遂一空後至禮部侍郎卒  
陳保極爲倉部員外郎無時才有傲人之名而性復  
鄙悒所得利祿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奕棊  
敗則以手亂其局蓋拒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無  
妻兒囊中貯白金數千錠爲他人所有時甚嗤之  
袁正辭爲左監門衛大將軍無他才善治生雖承父  
舊棊亦自能營構故其家益富嘗於積鏹之室有乳  
聲聞於外人勸其散施以禳其兆正辭曰此必謁其  
同輩宜便增之其庸暗多此類也及清泰天福開運  
之際厚貢求郡止得虛名而已三朝不遂其志以至

馬墮折足而終

漢張允隱帝卽位之年授吏部侍郎自誅史弘肇之  
後連薨恐悚晨不保夕先是允曾使湖南錢塘得財  
萬計雖妻未嘗委之以衣帶連管鑰而行衣之下常  
如環珮之音旣覩時危乃深藏密貯每朝退卽宿於  
相國寺僧舍是夜允與數十人匿于佛殿藻井之上  
登者旣多覆壓墜地爲軍士盡取其衣而凍卒  
周常思爲昭義節度使思性鄙悒未嘗與賓佐有酒  
肴之會

躁競

王制曰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辯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又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以至屏之遠方終不齒此蓋審名實之分甄善惡之宜使無奔競奉浮僞者也暨叔世道喪宵人在列造請而不避寒暑交結而罔顧名節求進無已至怨詈而賜死乞丐無厭終恡鄙而沒代希貴仕而改志喜嚴召而促程年過桑榆奏牘而干柄用器非鍾鼎舉目而求章綬甚則棄彼母妻易其姓字越洪河之險假初筵之名若此之類良可醜也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孔子弟子也子牛多言而躁

宋劉瑀爲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帝知其意許之

王靖之爲司徒左長史靖之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也遂不果

何衍明帝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從事中郎仍除黃門郎未拜衍性躁動競求轉司徒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右率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間求進

無已不得侍中以怨詈賜死

劉遐者長沙景王道憐之後也後廢帝特遐兄彥節為中書令與齊高帝分決機事及順帝即位齊高帝輔政彥節知運祚將遷密懷異圖共攻高帝帝使擒殺之遐時為吳郡太守亦見誅初彥節當權遐累求方伯彥節曰我在事而用汝作州於德望不足遐曰富貴則言不可相關從坐之日得免不至是果死

梁江淹為建平王景素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會南東郡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軍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

為建安吳興令

伏暉為豫章內史暉性儉素衣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

伏挺為晉陵武康令罷縣還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  
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久  
事隱靖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  
曰昔士德懷高戀興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句故知  
深心所係貴賤一也况復恩隆親故義重知己道庇  
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縣隔山川邈舒雖咳唾時沾  
而顏色不遘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

思加以之靜居廓處顧影莫耐秋風四起園林易色  
涼野寂寞寒蟲吟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  
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揚生沉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  
彌多躋殿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  
兼翰紙縛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  
昔子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後代今之過奢餘論  
將不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  
之與收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娛腸悅耳稍從擯  
落宴處榮觀豫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員  
案三代僅存故以道變區中情冲域外操彼絃誦賁

茲觀損追留侯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菴想東郡屬  
懷南岳鑽仰來貺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  
復帝道安康走馬行却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  
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白水窸叟方欲塞裳是知君  
子拯物義非徇已思與赤松子游誰其克遂願驅之  
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  
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預蒙其賴豈不休哉  
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絕迹幽野難矣誠  
非所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尚復游涉權門雍容鄉  
邑常謂此道爲泰每竊慕之方念擁箒延思以陳侍

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  
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道謬被徧嗜是用不羞  
困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  
乎通人猶稱美盛况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槩勿  
用箋素多闕聊效東方獻書丞相須得繕寫更請潤  
詞儻逢子侯比復削牘勉報日復覽來書累牘兼翰  
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  
倍增憤歎卿雒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  
學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  
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絃歌桐

鄉誦詠豈與卓骨斷斷同年而語耶方當見賞長者  
良能有加寵授飾茲簪帶寘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  
用懷愚智旣知益之爲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  
良所欽挹况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  
共樂偃卧墳籍游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  
求美用有求同今逃聽傍求興懷寤宿白駒空谷幽  
人引領貧賤爲耻烏獸難群故當捐此薜蘿出從鷓  
鷯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才慚濟世稟承  
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  
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閒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



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及服衡門實爲多幸但  
夙有風故違強虛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簿領沉廢  
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慕  
留侯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  
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  
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後成誦流連縟紙昔仲宣才  
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  
今吾有慙德儻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  
使辭人扼腕式間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  
榻經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萱  
蘇書不盡意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

後魏酈約爲司徒諮議參軍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  
謂乞丐不已多爲人所笑美坎壈於世不免饑寒  
唐李敬玄爲勤州都督雖風格高峻有不可犯之色  
然於造請不避寒暑

杜亞爲江南觀察使德宗登極勵精求賢以爲理令  
中使召亞亞自揣必以宰輔徵仍促程而進累路與  
人言議多話及行宰相政事所在方面或以公事諮  
析亞皆納之旣至帝微知之不悅又奏對辭旨踈濶  
出爲陝州長史

十方穆宗長慶中爲和王傅以戚里勲家爲諸貴所引用家富於財方交結遊俠務於速進

後唐胡裴爲魏州節度推官檢校員外郎時四鎮幕賓皆金紫裴獨耻銀艾莊宗自魏州之德勝與賓僚城樓餞別旣而群僚離席裴獨留獻詩三篇意在草服莊宗舉大鍾屬裴曰員外能醕此乎裴飲酒素少畧無難色日惟一舉而醕莊宗卽解紫袍賜之

解元龜太白山道士也明宗天成三年自西川至對於便殿稱年一百一歲旣而上疏乞西都留守兼西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宮闕帝謂侍臣曰此人老耄自

遠來朝比期別有異見反爲身名甚可怪也賜號知白先生賜紫衣放歸山

蕭希甫初在梁登進士第初依開封尹遠象先典書奏象先移鎮青州希甫從行求爲管記象先未之許署爲巡官憤憤不樂俄而象先出軍於河上希甫棄其母妻夜渡河入於貝郡易姓名爲皇甫校書遂之鎮州至王鎔置參軍希甫時稱青州君記前進士旣至欲君賓席一旦失望屢有流言鎮州惡之居暮年從鎔游王母觀希甫復遁於易州百丈山落髮爲僧晉何澤爲太僕寺卿仕退居河陽澤嘗畜女僕十餘

公私請託令出入自是七十餘鬱鬱不得志有求進之心時後唐明宗皇子秦王從榮位望隆盛明宗多不豫澤令婢宜子詣壓進狀請立秦王爲皇太子其其未云臣前在班行不求致任乃宰臣柳臣屏退所以不盡臣才

梁漢顯鎮揚州後唐長興四年夏以眼疾授太子少師致仕高祖素與漢顯有舊及卽位之初漢顯朝謁再希任使徐左夙衛上將軍

薛可言隱帝乾祐元年自徽宣北院使爲右金吾上將軍可言爲內史與掌機事大臣言議多越職喋喋人惡之故有是拜

周武廷翰太祖廣順元年九月甲子自前耀州團練使爲太子少保致仕廷翰有武幹晉朝前後征伐嘗佐統帥有功又歷大郡意在節鉞雖居符竹之任心嘗不足初破安從進定襄漢別將有除鎮者廷翰謂宰臣和凝曰主上年幼嗣襲萬機百揆悉委大臣廷翰麓走大步三十年不離數百戶郡將在廷翰麾下鳴鐘列鼎者多矣相公獨無故人之情耶凝致謝而已

侯贊者密州民也顯德三年十二月稱草澤臣冒闕

獻策詞理甚鄙且兼乞召對帝因問之語多不遜復有自薦之意帝怒令引出杖脊配役

私愛

石碯曰愛子教之以義方陳亢曰君子之遠其子聖人制禮以防人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者蓋有無教之父溺於私愛底亂彞倫不孝之子恃其驕寵狎侮典嘗小則敗其家大則亂其國始雖愛之終則禍之古今非一焉

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

卜商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喪明

漢公孫賀爲丞相賀子敬聲爲太僕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侯朱安世不能得武帝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屬敬聲罪帝許之

後漢第五倫爲司空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袁紹爲冀州牧有二子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愛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

死

劉表為荊州牧初以長子琦貌類於已甚愛之後為  
 幼子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  
 譽之言日聞於表寵昵後妻每信愛焉欲以琮為後  
 而蔡瑁張允為之友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  
 遂奉琮為嗣

楊彪為太尉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年  
 後子修為曹公所殺公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  
 媿無日禪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公為之改  
 容

魏公孫域為玄菟太守其子豹年十八歲早死有公  
 孫慶本遼東襄陽人也其父延避吏居玄菟慶少時  
 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為娶  
 妻任為郡吏

晉王衍為太尉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  
 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  
 情然則情之所愛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王導為司徒其子悅弱冠有高名導甚愛之導嘗共  
 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耶及悅  
 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悅與導語嘗以慎密為

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嘗所送處哭至臺門

陸納爲吏部尚書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項之長生小佳喻還攝職

宋張暢爲南譙王義宣丞相長史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

張永爲南兖州刺史都督北討兵旣敗失其第四子永痛悼之有兼嘗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嘗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事

輒語左右報郎君知也

梁徐勉爲中書令第二子侁卒痛悼甚不欲生久廢王務乃爲答喻

後魏畢衆敬爲兖州刺史其子元賓復爲刺史父子相代當代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嘗呼元賓爲使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乘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勅不聽起觀其斷决欣然喜見顏色

穆壽世祖時與崔浩等輔政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

北齊楊休之爲中書監其子辟疆悅無文藝休之亦

册府元龜

私愛

卷之九百三十六

引之入文林館為時人儉節焉



